

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四

咸豐九年己未正月壬申。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兩江總督何桂清。武備院卿明善。五品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奏。自該夷由江回滬後。臣等彼此會晤。情景尚好。更喜候選令黃仲會。亦於前月趕到。已將四事與該令密商。令其從中暗助。臣等一面設法辦理。臣等告知該夷。以為廣東省城。若不及早退還。中國官員。不便彈壓兵民。總須將還城之事議定。和好方能永久。該夷總云。未能裁撤黃總督。與三紳士所奉之權。還城之事。實不易辦。且該夷近來屢有欲回廣東。觀

自措處之語。前來照會。並云。欲將省城官員出之於外。伊  
即自收粵海關稅。以為喫哺兩國兵費。臣等伏思事果至  
此。豈能再興議和。當即密達奏。

附請

旨定奪。詎自連日以來。該夷處香港緊報疊至。臣等屢咨兩廣督  
臣黃宗漢。總無一字回覆。前不得已。又咨廣東巡撫臣柏  
貴。及監督臣恆祺。亦未接到回文。不知廣東現在如何情  
形。乃於本月二十日。詳摺後。該員黃仲奮來稟。知該夷近  
在廣東紳畝。探獲公文數件。內有一件。係廣東派來上海  
探事委員稟函。其中將臣等自到上海。以至近來各樣辦

法一一攸。雖所探半虛半實。而所有應辦四事。如何設法之處。均載其中。盡被該夷窺破。如何措手。並云此外尚有數件公文。未得閱看。臣等疑是該紳等所奉。

密諭。深為駭異。該夷忽於是日晚間。送來照會。據稱。必擬近粵措。置特將該夷照會。另錄恭呈。

御覽。並將原件。咨呈軍機處備查。臣等當即備文照覆。婉言勸阻。乃本日據臬司薛煥。及新護上海道吳煦稟稱。該夷軍裝船隻。均已齊備。定於日內起身。臣等復又備文挽留。但該夷性如火。說走便去。意既堅。斷非臣等空言所能阻止。聞信之下。焦急萬狀。莫知所措。惟查該夷照會內云。三

四旬之間事畢。再行回滬。將所有尚應會議之件。商定。僕  
臣等先經啟程別誥。則該夷必直上京都。臣伏思該夷回  
至香港。若光景尚安。靜則回滬再議。不過稍遲時日。原  
無大礙。若或妄行亂為。將來回滬後。再與議和。恐致過傷  
國體。然臣等若竟離滬。設該夷直行北上。又恐有礙大局。惟  
有請

旨定奪。俾臣等得所遵循。不至遲遲維谷。不勝欽感。抑或可以暫  
回蘇州等候。免致閑居日久。別夷十數國在滬。多所要求。  
更生枝節。俟該酋自粵回滬時。如果相安無事。再到上海  
與該夷議事之處。伏候

聖主鴻裁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桂良等奏廣東有偽造廷寄諭旨致該夷疑慮。當明降諭旨令黃宗漢嚴拏偽造之人並將欽差大臣關防移交何桂清祇領接辦。原冀該夷見此諭旨知海口通商事宜已與黃宗漢無涉可以釋其疑慮。乃本日據桂良等奏廣東夷民互鬪致礙和局。該夷必欲回粵措道定於日內起身自係未見前旨故堅欲駛回香港。桂良等既不能阻止該夷仍應將前旨鈔錄設法迅速知照該夷並告以自議和之後黃宗漢辦理本地土匪紳士羅悖行等裁撤練勇均未與英國構釁該夷照會內所稱管帶壯勇之官紳錯立見解各勇屢已胡為等語。完

竟何時何事。並未明言。恐係傳聞不確。又恐喫啡之兵。出城擾害百姓。以致互相爭鬪。其曲亦不在廣東百姓。現在欽差大臣關防。已交何桂清接辦。黃宗漢既不能干涉通商事宜。喫國到粵。亦無可商議。若如照會內所言。恐傷和議。勸其折回上海。該大臣等仍可設法挽回各事。儻該夷業已先到廣東。肆行攻擊。是該夷等背約動兵。自起釁端。並非中國失信。將來該夷再赴上海。桂良等言明在先。即加拒絕。亦覺理直氣壯。至上海地方。城外東西兩面江岸。全係夷人。形勢危險。桂良於夷首赴粵後。即可暫駐蘇州。俟該夷回滬時。再與計議。若事已決裂。難以理諭。即迅速馳奏。聽候諭旨。

又

諭黃宗漢自上年九月間奏陳夷務情形。從迄今數月。未據續奏。羅傳衍等因天津和議已定。兩次奏到。改刻辦團闢防。及裁撤壯勇。派防土匪各情。廣東辦法。固未抑民義忿。亦未有官員兵勇聲譽之事。至是人踞城未退。時或出擾。致有居民與之鬪毆。其曲亦不在我。昨喫首在泥投遞照會。忽有偽造諭旨一事。敕迅廣東官紳。尚在聯絡團練。縱民為仇等語。已明降諭旨。著該督查拏偽造之人。以釋其疑。並諭將廣東欽差大臣闡防。移交上海。由何桂清就近接辦。以冀該夷就我範圍。詎喫首未得見此旨。聲言廣東官紳謀害彼國。有民夷互鬪之事。即欲駛回廣



東將省城官員出之於外。伊即自收粵海關稅。以為兵費。業已整借軍裝船隻。即日起身回粵。究竟因何互鬧。並何時何事。照會內並未敘明。恐有廣東不得志之人。從中播弄。以激夷人之怒。著黃宗漢查明該省有無民人與彼為難。致令該夷藉口生變。迅速詳細馳奏。一面照會暎夷辨明此事。至欽差大臣關防已移交何柱清接辦。黃宗漢不啻夷務。而身任總督。地方是其專責。該夷回粵。儻肆鴟張。該督以聯絡紳民。保衛地方為要務。彼既回粵稱兵。即是先行背約。斷難再與議和。毋庸顧忌。設或該夷到粵後。自知理曲。尚堪駕馭。即今回至上海。與欽差大臣桂良等。妥為定議。總之該省捍禦事宜。亦非易辦。必當加意籌

備。毋失民心為要。

又

諭。羅惇衍等。自十月間。奏稱。裁併壯勇。並將辦理夷務關防。改為  
團練名目。後。祇將捐輸人員。奏請獎敘。並未將廣東民人。與該  
夷互關情形具奏。前據桂良等。馳奏。有奕夷傳聞。寄信諭旨。一  
道。查係偽造。已命黃宗漢。將偽造之人。拏辦。並因夷人在上海  
議事。復將欽差關防。移交兩江總督接受。乃桂良等。尚未奉到  
此旨。又奏稱。奕夷因廣東民夷互關。欲整備軍裝。即行回粵。並  
稱。夷人之意。非撤去黃宗漢。及羅惇衍等。團練之局。總不能將  
廣東省城。遲遲等語。覽奏。深為詫異。羅惇衍等。自裁併壯勇。已

不復攻勦。黃宗漢亦未禁止開槍。前覽該侍郎等奏報如攻打新安。互有殺傷。亦因夷兵先來滋擾。並非粵民侵侮夷人。此時據桂良等所奏。恐有奸人從中構煽。然該夷既欲回廣東。親自措處。難保不即行赴粵。與官紳為難。黃宗漢既不管通商。而保護地。初是其專責。羅惇衍等仍當妥辦團練。以保桑梓。不可因此惶惑。僅有民夷互鬧情事。是否民人起釁。抑係夷人滋事。並著羅惇衍等查明馳奏。現在該夷既欲回粵。並有運出省城官員。及收粵海關稅之語。果有此等情形。是該夷先行背約。斷難再與議和。業已諭知黃宗漢。聯絡紳民。以資捍衛。該侍郎等務當與該督聯為一氣。團結民心。保全地方為要。

桂良等又奏該夷大火輪船二隻因恐擱淺停泊九江到  
浣時告知臣等當即勸其設法駛回並告以江中匪徒出  
沒恐有損失該夷面云委因阻淺不能下駛至於匪徒斷  
不敢有為難臣等因此次行走甚緩節節阻淺即行借此  
阻其入江正籌解間忽遇廣東連日緊急不能向伊商議  
至該夷大火輪船二隻亦因連日大雨江水陡長已於月  
初返滬此時江內併無夷船停泊。

硃批知道了。

桂良等又奏再上海地方城外東北兩面江岸全係夷人  
房屋在此通商者大小十餘區居民不過十分之一江心

有夷人大橋橫。凡到上海城內。必須經過此橋。各夷商船兵船。滿江皆是。該夷欲行他往。若不言明實在。無從得知。且以形勢而論。該夷諭知上海之人。不令回蘇。甚易為力。至其自行入江入海。全無阻攔。不知當日。何以令其占踞地面如許之多。人策處處扼要。實不可解。

硃批。何不詳細繪具圖說。朕始了然於胸。

乙亥。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所調京兵。暫擬請撥帶內外火器營健銳營。巡捕營官兵各五百名。並撥帶八旗漢軍破手八十名。每旗運斛六百斤銅礮一位。由京局撥運小。

銅礦十六位。並酌帶隨營辦理營務文案各員。以資采運。  
除

乾清門侍衛副都統成保。頭等侍衛布勒和德。扎精阿三等  
侍衛舒明安四員。前經面奉

諭旨。令其帶往。其各營帶兵章京將備等官。酌量揀派外。護將  
擬帶文武各員。開繕清單。恭呈

御覽。

僧格林沁又奏請

飭下戶部撥發銀二十萬兩。陸續解交天津糧臺。以濟急需。至上  
年防堵官兵。因食物昂貴。頗形苦累。於四月二十九日恭

奉

諭旨。令將員計酌量加增。當經奏請將旗兵所得馬乾一項再行  
放給。實銀一半。計旗兵月支實銀四兩二錢有零。綠營兵  
所得馬乾米折。再行放給。實銀一半。計每兵支實銀二兩  
五錢有零。嗣於十月間。因草昂貴。馬隊官兵窘累。奏請  
每月口分實銀四兩二錢有零之外。將應領粟銀一兩四  
錢四分。放實銀以示體恤。仰蒙

允准在案。所有現調馬隊官兵。及京營養馬兵丁口分。仍應請一  
體放給實銀。計每兵月支實銀五兩六錢五分二釐八毫。  
以敷喂養食用。惟現當經費支絀。查旗兵每名月支實銀

四兩二錢有零。似可酌減。擬請每兵每月支給實銀三兩。累計每日有銀一錢。可以搏節餉。其餘仍行放給票銀。至綠營兵丁。每月領實銀二兩五錢有零。尚無浮多。應請仍循其舊。

硃批。依議。

戊寅。

欽差大臣大學士柱良。吏部尚書。花沙納。武備院卿。明善。五品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秦。等。等。照會該夷。告以如去廣東。恐致有礙和好。該夷皆並未回答。徑於二十二日夜間起碇。前赴廣東。至二十三日午後。送來照覆一件。仍書二十



二日。察其詞意。總以未能裁撤總督。及三紳士。頗懷怨恨。特將該吏照會。恭呈。

御覽。

奴才等隨即傳到候選令黃仲會。詢以該吏所以必回香港之

由。據黃仲會稟稱。此次

欽差四人前來。該吏等早懷疑慮。故於初到之時。多方作難。將天津所帶兵船。均留附近上海洋面。及後見

欽差相待甚好。方纔放心。始將兵船大半撤回本國。其餘亦回香港。及自內江回滬後。該吏見奏參黃總督一案。所奉寄

諭。又復生疑。以為兩廣總督。既未撤任。而三紳士照舊練勇。民間仍相讐殺。遂悔不應將兵船撤退。且云有此光景。和議未

必能成。明年夏秋之交。又須多帶兵船。到一直截之處。方可成此和議。然該夷此時雖懷疑感。尚未決意赴粵。及至近日。香港緊報頻聞。昨忽於石井地方安良局。搭獲公文數件。於是怒不可言。雖經從旁解說。告以稟中之詞。多不可憑。該夷以為事出有因。決非偽造。無論如何開導。萬不肯信。此黃仲會面稟之大概情形也。等等。竊思此種密稟。廣東紳局。何以並不秘藏。致為該夷所得。殊堪詫異。查該夷照會內所稱。或照原議。或照別議等詞。等等。詢之黃仲會。據稟。其所謂別議者。蓋指用兵而言。當該夷將欲起身之時。面告黃仲會云。如果此後有撤黃總督及三紳士之

奇務必給伊一信。是該夷之赴廣東。實因此事所致。愈可概見。此時既去香港。果能於三四旬後。復到上海。才等自可仍照前說。再向商議。不過將四事隱約其詞。免至中其所忌。雖或稍延時日。尚於撫局無礙。竊恐夷性犬羊。到廣東後。又與百姓互相格殺。釀成事端。將來回至上海。更恐費力。才等現擬暫赴蘇州。俟該夷到滬後。看其光景如何。再行來滬會議。較為妥貼。且前次該夷入江。胸無他意。才等在滬等候。固屬無妨。此番回粵情景。與前不同。並聞其有欲攻花縣之意。不可不預為地步。况上海地方。各國紛集。即如前次有呂宋。天。西洋。比利時。昂。不爾。各因紛紛呈遞照會。

願來求見。費盡許多唇舌。方能退卻。大西洋國。並且去而復來。口稱奉國王之命。來遞照會。等語。均未收拆。而揣摩其意。無非皆為添設口岸等事。此時若住上海。更恐他小國乘機紛至。殊為可厭。蘇州距上海不遠。不過兩三日可到。一葦之杭。亦屬易易。等語。於拜摺後。即行前赴蘇州。俟該夷回滬。探聽明晰。再行前來。惟思此次該夷自粵回滬。若見兩廣總督尚無更動之信。誠恐不免另生枝節。等語。非不知慎重。

國體。惟成敗所關。誠非淺鮮。未敢稍為越躐。是以不揣冒昧。據實直陳。

硃批前已有旨。

映喆喇照會。

為照履事。昨接二十一日來文。聞悉之下。毫不能致本大臣改其立意。蓋粵城一事。先應作何辦理。方得見映佛兩軍合將城池交還。皆天津條約內載有明文是

貴國

御裁原以

命貴大臣等代辦了結。諒必

賜畀足堪盡約之權。來文所稱貴大臣自回粵東措處。轉恐致有礙和好等語。果若出此。不歸本大臣所任。獨由廣東前不

平之事。當請貴大臣等設法除盡其弊。已允依行。本大臣  
信及亟能妥辦。迄今數月之久。未見踐言。只得親自舉動。  
是以赴粵。以便與啖佛兩國軍門會議設策。有滋事者。無  
論壯勇或別項人等。務必嚴行殲壓。勢必如此辦理。願  
貴國觀此。可知誠欲與本國長存和好。惟在堅守條約。方得  
永保勿絕。本大臣在南立規示戒後。則當旋渡。將尚有未  
定各節會商。或照和議。或作別議。俱聽

貴國

朝廷。並輔政大臣之意。為此須至照會者。

庚辰

諭軍機大臣等。現在天津辦理海防。業已布置妥貼。僧格林沁。於  
月內總可到津。所有地方彈壓事宜。必須該督前往督率。呼應  
較靈。著慶祺。即赴天津。調度一切。何日啟程。先行具奏。

士午。軍機大臣等奏。臣等遵

旨。將桂良等。送到喫夷稅則黃冊一本。喇夷稅則黃冊一本。咪夷  
稅則黃冊二本。一併加封。進呈。

御覽。其天津原議條約一函。喫喇咪三國稅則各一函。臣等共同  
押封。送交。

案上收存。以昭慎重。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桂良等奏。先行進呈兩次條約。當經降旨允

准。並令俟挽回四事。另立專條。進呈後。再行一併用寶發回。本月初九日。據桂良等專弁送到和約稅則各件。業經軍機處代為呈覽矣。惟挽回專條。俟夷首回滬後。總須及早定議。迅速呈。方能與現遞條約一併用寶發交各國。免致日久耽延。桂良等不得因條約業已進呈。含糊了事。有負委任。此時利害轉關。全恃專條為補救。著桂良等悉心籌畫。盡力挽回。即行馳奏。至十二月二十六日。明發諭旨。桂良等奉到後。如何傳示該夷。該夷接奉後。作何情形。並夷船駛到粵東。有無消息。著一併具奏。

甲申。前戶部侍郎羅惇衍。前太常寺卿龍元傳。前工科給事中蘇廷魁奏。臣等駐紮花縣。僅留壯勇三千名。分布要



陞防守。隨時約束。並申諭北路鄉民。不准仍前與夷人擊殺。復聞豐端。臣龍元僊。臣蘇廷魁。於十一月初九日。動身前往肇慶。督辦捐務。專濟西北兩江軍餉。惟臣羅博衍。仍駐花縣。以資彈壓。本月初一日巳刻。該夷率千餘人。各持槍礮。分搗火食。由三元里。直上牛欄岡前邊。彼時該夷未開槍礮。鄉民亦不敢生事。並借與嘉猷廟一所。俾該夷飽食。乃該夷飽食以後。一路焚燒茶蓬民居。大放槍礮。轟斃過路行人。及工作農民共九名。受傷二十餘名。鄉民始忿鳴鑼齊出。與該夷對仗。登時擊斃夷人十餘名。該夷見鄉民愈聚愈多。眾寡不敵。即於申刻。退入省城。臣聞報之下。

不勝駭異。忖思夷人既在上海會商條款。自應遵守和約。安靜以待通商。臣等曾於上年十一月內。接撫臣柏貴來信。亦稱夷人以後不至滋事。即偶爾下鄉。祇圖游玩。並無警擾等語。何以無故與兵構釁。事必有因。密速訪查。至初四日。查得該夷得有漢奸偽造諭旨一道。信以為真。深疑臣等暗中布置。仍與為難。故有初一日之役。經撫臣柏貴將軍穆克德訥。粵海關監督恆祺。向該夷再三問導。不能阻止。並聲言必到江村花縣等處。臣稔知夷性多疑。團結難解。不列花縣不休。自當嚴備。以遏兇鋒。第思前奉

諭旨。有喫首託桂良奏明。如在粵喫虧。仍須帶兵來津之語。刻下

撫局將定。且盜賊未平。經費支絀。臣若固執。已是固快一  
時。禍結兵連。靡所底止。大局不可收拾。只得隱忍將就。一  
面約束壯勇鄉民。不准妄動。一面將花縣總局。移在離城  
六十里之步雲局。以免臨時疎失。果於初五日辰刻。該夷  
率領夷兵漢奸約四千餘人。直趨石井。所至焚掠。民夷亦  
互有殺傷。是日該夷即紮兵石井。初六日。該夷由石井帶  
兵直抵羅花縣城六十里之江村地方。探知臣不在花縣  
城內。即日折回石井。旋於初七日全數退回省城。查此次  
夷人再擾北路。因懷疑送愆。先開槍礮。傷斃多人。故百姓  
與之擊殺。警端實自彼而開。但夷情叵測。借詞要求。亦難

保其必無。經臣等咨明督臣。並請其移咨上海。俾悉此事。顛末。易於辦理。臣羅悖衍。自該夷退回省城之後。將傷斃鄉民。量為賞卹。即於初九日。前往肇慶。與臣龍元傳。臣蘇廷魁。會商以後一切事宜。臣等再四熟籌。西北兩江。正當用兵。若北路更加設防。經費不敷。勢難長久。此時夷人既已受撫。自當坦懷相示。使彼無疑。免致別生枝節。擬撤去北路壯勇。將花縣總局。併歸順德。以省虛糜。亦以顧全議撫大局。臣羅悖衍。臣龍元傳。於拜摺後。即回順德。清查經手事件。臣蘇廷魁。仍駐肇慶。此局既併歸順德。所需護局壯勇。及設立巡船。護送轉餉。並紳士分往各縣勸捐。盤川

之費。每月數千金。可以足用。較之設局花縣。所省實多。業經函商督臣會同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桂良等奏。廣東民夷互鬪。夷首即欲回粵措置。當經諭知羅惇衍等。查明民夷起釁根由。仍當妥辦團練。茲據該侍郎等馳奏。夷人懷疑。再擾北路。旋即退出。並移局撤勇各情。覽奏俱悉。此次夷人懷疑。逞忿。先開槍礮。轟斃多人。並帶夷兵。直趨花縣。實由該夷起釁。與粵民無涉。羅惇衍因恐與現議和局有礙。暫為隱忍。飭令壯勇。勿許妄動。並將花縣總局。移至離城數十里之外。以避兇鋒。辦理尚屬妥協。本日已將粵東情形。寄諭桂良等知悉。並將原摺鈔給閱看。又密諭黃宗漢等。

令柏貴就近妥為開導。以釋其疑。前據桂良等奏。嘆首於上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已起碇旋粵。計此時早至廣東省城。是否與官紳為難。亟應妥為善防。羅惇衍等。惟當遵照前旨。認真督緝。團練聯絡紳民。保衛地方。並妥籌西北兩江兵餉。仍申諭鄉民。勿與夷人讐殺。以弭叢端。至羅惇衍等。雖只辦團練事宜。與夷務無涉。而於機密之事。務當加意慎重。勿使奸人聞知。致再訛言起釁。是為至要。

又

諭前因廣東有偽造諭旨一事。並喚國公使。因廣東民人。與喚兵互鬪。即行回粵。先後寄諭該督查明馳奏。茲據羅惇衍等奏。喚

夷懷疑。再擾北路。旋即退出等語。英兵丁懷疑逞忿。先開槍。破傷斃多人。故百姓與之擊殺。肇端自彼而開。黃宗漢遠在惠州。難與關說。柏貴近在同城。可向該公使。妥為開導。告以粵東。英兵誤信偽造寄諭。以致兩次縱兵焚掠。互有殺傷。並非粵民。起釁。嘯哨。遠在上海。無由知悉。羅博衍等。亦知英兵因見偽造。廷寄。懷疑構釁。現已約束鄉民。不准妄動。並撤去北路壯勇。以示不疑。現在上海議定稅則。彼此即可永敦和好。廣東偽造。廷諭之事。已奉旨查拏嚴辦。該公使諒已明白此事。皆由廣東。奸民煽惑。非中國暗謀矣。如此坦懷相示。使其悔悟。仍回至上海。辦理通商。方妥。至近來粵東海口通商情形如何。有無奸民。

從中阻撓。並著該督撫查明具奏。

又

諭前因廣東有偽造廷寄諭旨。致喚國疑慮。業經諭令黃宗漢查拏偽造之人。本日據羅惇衍等奏。該國懷疑。再擾北路。旋即退出。並鈔錄奸民偽造諭旨。與桂良等前奏相符。羅惇衍等在粵辦理團練。曾申諭北路鄉民。不與英佛等國為難。致聞舛端。詎該國於上年十二月初一日。率眾十餘。由三元里前進。一路焚燒。轟斃行人。鄉民始鳴鑼對仗。初五日。復直趨石井。互有殺傷。皆由奸民偽造諭旨。致該國疑慮。並非羅惇衍等不遵前旨。仍與該國構衅。本日已諭令黃宗漢。柏貴。照會該國。令其盡釋前



疑不可為奸民所惑。噶爾喀現已回粵。儘經查明。自必恍然。知花縣之事。由於奸民偽造諭旨。致懷疑慮。並非中國故違和約也。桂良等接奉此旨。即設法照會噶爾喀。告以此次與鄰民互闕。雖由彼先啟兵端。究係因懷疑所致。一經說明。自當相安無事。如噶爾喀業已回港。更可明白開導。以全議撫大局。羅悻衍等摺著鈔給閱看。

庚寅。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俄夷來文咨稱。印度國人。被中國官兵斃命。請轉行究辦等語。查印度地居何處。並因何被害。而問該夷官。據稱。印度在俄國之西。即呢業莫側國。素與我國至好。懇求我國轉行知照前來。

其餘均不知情。伏思印度國究與何處毗連。無從考查。似此別國細故。率行含混咨請。殊覺多事。當即備文咨駁。

硃批。俄夷差人至京送信。與印度國爭鬪之事。二摺與惠親王等同看。並將俄夷因印度國之事情。行知。

俄囉斯咨文。

為盡友誼事。前因欲訪知印度國風俗禮儀。於咸豐七年春間。有由印度國行走之人。彼時有印度國逃人。經過什倉圖爾奇斯唐等處。來到俄國邊界。欲由原路回去。暫避北方。看其由西洋所得之信。內係圖爾奇斯唐地方人。不靖。於咸豐七年秋間。與內地因接仗。以致沙勒度他微提。

身死。是以伊弟等欲明伊凡被害之寃。求俄國東邊之大臣。憐恤此事。想貴大臣係體恤人之大臣。將什倉圖爾奇斯唐之事。行知。

大清國管理西邊大臣。望祈將圖爾奇斯唐之命案。明白辦理。無事推托等因。以上各情。特通知貴大臣。惟望貴大臣念其遠行之苦。將如何致命之信。咨覆俄國可也。

給俄囉斯咨文。

為咨覆事。今據貴處來文。內稱。欲知印度國道教風俗。咸豐七年春間。印度國北邊地方行走之沙勒度他微提。因印度國人叛逆。思欲避禍。由什倉等處經過。赴俄囉斯國。

邊界地方。由此回國。是以向北逃走。阿幅囉怕之信。得自  
西洋國爾奇斯唐人等叛逃。咸豐七年秋間。與

大清國官兵打仗。致沙勒慶他微提被殺。伊弟聞信。欲明命案。  
懇求爾國幫助。經咕那喇勒因畢爾那托爾木哩斐岳幅  
飭爾行文本大臣。行我國西路大臣。將在爾爾奇斯唐處  
之沙勒慶他微提命案。查明知照。幸勿推諉。謹此達知等  
語。咨行前來。查我

大清國幅頓邊關。此案沙勒慶他微提之圖爾奇斯唐。係在何  
處。什倉等處。究係何處所屬。無憑查考。詢之爾國使臣拉  
希羅幅。亦未能說明。本處斷難含混行文。印度國人逃出

被殺。與我兩國毫無干涉。此案本處無從行知。西路大臣相應知照爾等。固畢爾那托爾。為此咨行。

欽差大臣鑲黃旗蒙古都統勝保。安徽巡撫翁同書奏。竊維自古帝王取夷之道。荒服雖畧。示羈縻。梗化則悉資征討。從未有不仗威力。而能貼然無事者。亦未有稍應所求。而能止其無厭者。大抵待以恩。則中國之勢日弱。取以威。則中國之體日尊。然非大膽力。大智識者。不足以任此大事。我

朝威孤震疊。式廓版章。

聖祖仁皇帝三征漢北。

高宗純皇帝以十全武功。平廓爾喀。平準噶爾。平回部。平大小金

川緬甸安南皆以仁義之師制反側之寇蓋

聖人不得已而用兵誠深知異類之難以情感而非威武不足以  
懾之也。啖咭喇自嘉慶十三年已有覬覦之志。十九年詣

京人貢

仁宗睿皇帝斥其無禮。拒不准見。擲還方物。令由內河還粵。至道  
光十四年。兩廣督臣盧坤任內。有嘩勞嘩之釁。而始終未  
敢肆其桀驁者。

列聖績威遠著。內地虛實。未能悉知。該夷止以貿易為性命之源。  
刻刻以斷絕為慮。迨琦善出。而一意遷就。始底泉畢露。馴  
至江甯城下之盟。然使道光二十二年議定條約之後。內

外諸臣。卧薪嘗膽。撫輯黎元。講求武備。則中國之本日壯。而外夷之翼偉自消。乃辦理夷務。較善者。祇林則徐。徐廣縉。二臣。其所以較善之故。實皆用民為主。而棄名琛。一切反其所為。致眾心離散。隻身被劫。臨時無一援救之人。民情可見。上年夷船至天津。總督及

特簡大臣。非惟素不熟悉夷情。並未辦理尋常邊務。剛柔皆不中窾。以致任所欲為。聞其北工之初。不過以條約為嘗試之端。後乃一一允從。出乎彼之望外。故遂愈縱愈驕。要挾無窮。

皇上特中廟算。飭派原辦諸臣赴滬。原令盡拒其權宜之許。今尚

一無肩膊。輪船接續。直入大江內地。夷首各省任意行走。浙杭已有乘坐綠呢八人肩輿。并晤撫臣之事。而粵城迄未繳出。俄夷此次來京。攜帶多人。官府與從。烜赫。若無人。巨身在行間。聞此情形。不覺髮指背裂。外夷乃中國大患。且駸駸及乎腹心肘腋。實有扼吭拊背之憂。深恐在事諸臣為

社稷計。輕為身家功名計。重。遂欲敷衍了事。苟且目前。而不知所許各條。如酖羹漏脯。其止乎饑渴。僅僅片時。而性命之虞。即隨其後。是徒貽

宗社無窮之患。而一己之功名身家。仍不能全。抑何愚懦至於斯



極猶賴我

皇上乾綱獨斷。思慮預籌。業於天津海防。修備完整。當足以懾夷膽。而振

因威。然夷性難馴。風帆倏忽。能否止其北行。尚未可必也。夫扶虛憐之氣而來者。示之以弱。則彼將益張。示之以強。則彼將自阻。臣勝保前在伊犁領隊大臣任內。俄夷接壤。有金夫械鬪一案。其時列款多端。狂悖要挾。與上年天津相類。經臣勝保、高同將軍、臣扎拉芬奏。據理駁斥。暗中密諭金夫。到處揚言。設有不平。必當齊數萬之眾。直搗該國。以圖報復。臣並於大廷廣眾之中。微示勒兵待勦之意。該夷

倨傲之情頓減。迨巡退去。此即明放大驗。俄夷只准在京  
駐館學記。

祖宗立法綦嚴。今聞其任意游行。直入各部院公所。旌鉦夾道。婦  
女同車。顯背二百年和好舊約。奚味等國鑒於俄夷之駐  
京有館。故敢有比例之請。以為可以漸入佳境。而俄夷亦  
鑒於英佛兩國之頻年滋擾。有求必應。彼亦何為不潛萌  
詭志。肆厥鴟張。前聞黑龍江地面。已達所欲。浸假而求割  
關內之地。浸假而謀侵畿輔之地。勢將伊於胡底。夫犬夷  
惟利是視。各國之所謂使臣。皆該國之奸商。彼國王。止今  
其外出謀利。恐亦未必盡知其尋釁興兵。堂堂

天執無故而示弱於彼。果何謂歟。伏願

飭下諸大臣。責以正言。繩以大義。除從前俄使駐館肄業之外。凡有一切要求。盡拒不納。彼果一一帖服。咸知斂抑。則已不然。即請

皇上赫然震怒。或捨殺其首。或縛解其眾。以無理諸狀。飭下理藩院。詰責該國王。彼必理屈詞窮。即或稍申螳臂。北邊距京萬里。亦斷不敢鉅險深入。僕不得已而用兵。則我豈遠出夫夷下哉。此入京一節之萬不可行也。喫味等國。在外洋固船堅砲利。然深入內江。及登陸馳騁。皆其所短。臣愚竊謂欲阻其入京。當自阻其入江始。欲阻其入江。當自阻其

內地游行始。誠能使現在入京之俄夷。知震懾。

天威漸次斂戢。則此外內地游行之輩。必不能肆無忌憚。至入江大害。舉國皆知。已無待臣等贅言。臣等則以為為今之計。惟有用民制夷之一法。長江兩岸。不下數十州縣。宜趁此入江未定之時。先事

密諭楚西各督撫。選派幹員。各路訪察輿情。剴切開導。使沿江及內地百姓。公共具稟。並散布邀約。總以

天恩雖一視同仁。無分中外。而商民以長江為生路。斷不能與之貓鼠同眠。即由楚省督撫。將公稟邀約。寄往上海。與各國夷酋開視。一面廣集民團。多多益善。自潯陽以上。洞庭以

下。於沿江兩岸。節節設備。星羅棋布。高壘深溝。封內徧插  
旌旗。江面暗伏水勇。以聯絡其聲勢。而嚴固其衝防。使彼  
知我長江腹地。深入數千里。鄉民數百萬。勢甚洶湧。眾怒  
難犯。自未敢再圖入江之舉。即使貿然前來。則以各處民  
力。就地制之。燬其夷船。截其歸路。使之片帆不返。縱致歸  
咎於百姓。而不能懷怨於

朝廷。我既有言在先。彼亦無可藉口。是即不阻之阻。不捷之  
捷。如此。不但拒其入江。並其入京一層。亦必不煩言而自  
解矣。向聞夷情雖狡。復很悍。而於利害兩途。最知審慎。但  
我

國兵勢精強。民心固結。而地方督撫。機權威畧。卓卓在彼。耳  
目自可不戰。屈人。連年所以不振者。非大吏與民為讐。即  
一己之私有所顧忌。而膽智因之中。極於

國家久遠大局。全無計慮。臣故曰無膽力。無智識。皆不足任  
此事也。若非乘此力圖。任令夷人仍往天津。易換和約。直  
入京城。與俄夷同一局面。火輪船隻。各省往來。壅斷上下  
游全利。恐兵民解體。人心動搖。夫各路大營將士。所以經  
年血戰者。原為海內肅清計耳。縱能全力將賊誅鋤。而拱  
手以待夷人魚肉。於情於理。孰肯甘心。上念

宗社安危所繫。與我

皇上宵旰之勞。誠庸夫愚婦皆思敬愷同樂。固不獨忠臣義士。聞之負戢而長歎者也。臣不揣冒昧。披瀝密陳於

聖主之前。仰祈

俯賜採擇。天下幸甚。

硃批覽奏已悉。

勝保又奏。竊察伏查從前辦理夷務諸臣。總以恐啟邊釁為詞。一味應其所求。以致今日橫逆之來。至於斯極。現聞在事諸人。仍徇於成見。蹈其覆轍。不但使外夷輕視中國。其機甚危。且大拂民情。其患更重。近有編造對聯。到處聞傳。有云柏葉於今難再頌。桂花從此不聞香。又危而不持。

顛而不扶。則將馬川彼相。未能事人。馬能事鬼。竊彼於我。老彭。人數月中。三相云亡。一死一囚。一罪過。旬日間。四夷來服。半推半就。半含糊。等語。皆遠在皖軍。尚有所聞。其為此事不贖眾心可知。又接據上海密探所報。金陵逆首與夷首交接各情。更可駭慮。謹將探報鈔呈。

御覽

十六早回頭。自卯刻打至巳刻。賊不開礮。五船一齊駛出。燕子磯。賊有四五人。用舢板追到。送紅縐紗二疋。雞二隻。說一番好話。問到何處。說到漢口通商。賊云。既如此。則不打仗。大家和好可也。等語。該船即一齊開行矣。十月二十



日到安慶。賊匪仍開礮。十八門礮的兵船人還礮。遂過去。初一日到湖北省城。初二到漢口。四處探看地方。量水深淺。四處繪圖形。西邊到漢陽。南邊到洞庭。俱繪有圖形。初八晚。動身回來。十九到九江。四隻船進去。兩船因水乾。須明年春天水大回來。又兩層破大船一隻。又斤砵兩隻。四來。二十五未刻到南京。呼嗩咽喊呀嗎二人。直到賊礮臺。問賊目欲見太平王。是日未刻上船。一直進去。聞說有三。人見夷人。將制臺衙門作宮殿。打扮甚威昂。請夷首赴宴。飲酒。二鼓回頭。有賊目送下船。各賊目賊兵。威儀操得甚。齊整。約有一萬餘賊兵。各色軍器齊備。排手鳥槍手都有。

小斤砵先開二十八未刻到上海。兩層破大船。日內可到吳淞口。據說如此。地方十分好。定了在漢口等處開馬頭通商。最易獲利。為天下居中第一好地方。各人歡喜之至。等語。跟隨英國領事赴長江之通事潘榮。頃已傳其到來。面詢所說情形。大畧相同。

癸巳。山海關副都統定福奏。查山海關海口。西南連天津。東南通奉天。乃夷船必由之路。以石河口直至秦王島而論。節節皆可登岸。處處均宜嚴防。况鎮城去海八里。關邊處所。不下二十餘處之多。均需駐兵攻守。內外聲氣聯絡。是以先於城內分布官兵駐守。民心得以團結。督道選著

右翼協領伊克經額。委為領隊。正白旗佐領順發。鑲紅旗佐領慶年。委為營總。佐領防禦。騎校委為參領。八員調備槍兵四百名。預備駐海迎敵。或有夷船駛至。即令調備官員。駐紮石河口一里許。相機攻守。至秦王島石河口砲臺。現有山水協副將雙慶。督帶海防官兵駐紮。並令榆縣壯勇會合守禦。僅有警報。與格綳額督兵攻勦。尚不致有顧此失彼之虞。

硃批知道了。

甲午。

諭軍機大臣等。現在天津辦理海口防堵。亟須添調精兵。以資應

用著景淳奏。各挑選精銳官兵一千名。配齊軍裝器械馬匹。勤加操演。聽候調遣。吉林官兵著派雙城堡總管平海管帶。黑龍江官兵著派黑龍江總管德楞額管帶。一聞飭調。即須迅速。到防。毋許稍有遲誤。

人

諭現在天津海口。需兵防堵。業經諭令僧格林沁。即日前往督辦。著成凱。於延邊歸化兩城官兵內。挑選年力強壯。技藝嫻熟者。各五百名。備調。並於各該城曾經出師得力將官內。酌派委員。統帶。其軍裝器械馬匹等。均著豫備齊全。勤加操演。一聞飭調。即日迅速啟程。不得稍涉遲誤。

乙和

諭內閣。河南河北鎮總兵樂善著發往天津。交僧格林沁差遣委用。毋庸前赴勝保軍營。

諭軍機大臣等。天津辦理海防。近已添調各處精兵計五千名。諭令勤加操練。聽候調遣。惟兵力究形單薄。著慶祺於直隸省北路各營官兵內。挑選精銳二千名。飭將軍裝器械馬匹。豫備齊全。派曾經出師得力將弁管帶。聽候僧格林沁調撥。毋稍延誤。

又

諭。現在天津辦理海口防堵。亟須添調精兵應用。著常清挑選精銳官兵五百名。配齊軍裝器械馬匹。勤加操練。派曾經出師得

力將官管帶一聞飭調即須迅速到防毋許遲誤。

又

諭前諭西凌阿於備調官兵二千名內挑選一千於本年正月帶赴天津諒該都統業已啟程赴防惟津防兵勇究嫌單薄著慶煦再於察哈爾官兵內挑選年力精壯技藝嫻熟者一千名配齊軍械馬匹勤加操練一聞飭調即飭總管那瑪善管帶啟程迅速赴防毋許遲誤。

又

諭現在天津辦理海防亟須添調精兵應用著玻崇武挑選精銳官兵五百名配齊軍裝器械馬匹勤加操練一聞飭調即飭協

領恩成。管帶啟程。迅速到防。毋許稍有延誤。

戊戌。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兩江總督何桂清。五品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奏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奉

上諭。前因廣東有偽造寄諭之事。已明降諭旨。桂良等接奉後。諒已付該夷閱看。其挽回事宜。若仍遵前旨。竭力籌辦。等因。欽此。臣等於前此接奉

諭旨後。業經恭錄備文。知照。喫味。三國。俾知。臣何桂清已

授為欽差大臣。五口關防。均歸上海。一切事宜。悉在上海籌辦。免

該夷等欲往他處。嗣又接奉十二月二十六日

上諭桂良等於挽回四事。僅止畧得大概。並未切實斷定。黃仲奮已到上海。即可責成。逐件著力挽回。明善已賞假。令其來京等因。欽此。明善於奉到。

諭旨後。行抵蘇州。未曾登岸。於本月初九日長行回京。臣等即在蘇省暫住。命護理上海道吳煦及黃仲奮。在上海探聽消息。該員此次來滬。臣桂良等。因其感激。

聖恩。力圖報效。是以令其暗中設法。惟該令之在曠夷。不過代辦漢文事件。並無大權。臣等恐嗾嗾咽一人傳話。未必盡實。今得黃仲奮往來其間。傳述較為妥當。兼可畧得夷中情。倘非敢專恃該員為轉關。目下該夷回往香港。該員藉隸。



廣東尚可信息往來。嗣又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奉

上諭。該夷必欲回粵措置。自係未見前旨。杜良等仍應鈔錄設法  
知照該夷。告以自議和之後。黃宗漢與紳士等均未與倭國構  
釁。該夷照會內所稱管帶壯勇之官紳。錯立見解等語。恐係傳  
聞等因。欽此。臣等復將此情傳知黃仲奮。令其作書解致該酋。  
勸其早日回滬議事。茲於本月十八日。接據護理上海道  
吳煦稟稱。該道由省回滬。探詢粵情。會云無事。十五日夜  
間。及十六日。到有火輪信船兩隻。據黃仲奮。吟嘖。先後  
報到。嘔首係上年臘月二十九日到粵。派夷兵一千。前赴  
肇慶。一千前赴花縣。藉以示威。尋釁。幸三紳士早已遠避。

該處官民待之以禮。均未滋事。此後當可無恙。顧首果否。回滬尚在未定。其弟噶魯斯。連三四十日可到廣東。擬至上海一轉。即往天津。定欲進京。互換和約。意見甚堅。並據呼嚕咽云。此層萬難挽回。請

欽差早為地步。係伊關切之意。其新舊通商各口。定於五六月間。開辦新章。各處領事官。已派定有人。廣東派阿利圖。鎮江派辛姓。甯波派夏飛。廈門派馬姓。牛莊派麥華陀。登州派密士。潮州瓊州臺灣。均未派定。長江至漢口。有俟軍務稍平。再行開市之議。亦未派有領事。上海舊領事囉咄噠。給假回國。改派向在廣東之叻吧。來滬接辦。此護道吳煦稟

報之實在情形也。臣等接閱之下，不勝詫異。伏查該首領  
喇哈因臣等相待甚厚，所以商議各事，不便十分桀驁。然  
而言詞閃爍，總非心之所願。適逢廣東有此偽造寄信之  
事，故特藉端回至香港。今聞其並不回港，候伊弟噶斯  
到中國，令其出來搪抵查噶噶斯，即叶噶斯。前在天津勒  
逼立約，不准改一字者，即係此夷。今既復來，必多不情之  
語。觀該夷此時用意，直欲照依條約屆期行事，不肯再與  
我議其詭譎情狀，顯然可見。嗚呼！一夷向在廣東肆行無  
忌，凡有用辱葉名琛及撫臣柏貴等事，皆該夷之所為。觀  
該夷如此舉動，恐到滬後不能理論，竟自直用船隻駛赴

天津則臣等趕緊具奏亦來不及不可不為思慮豫防之計將來該夷等到後臣等擬一面先委臬司薛煥等二三  
人赴上海觀其動靜如何仍照原議自應設法籌辦俟將  
專條立定後再行奏請

發下互換僮或該夷先在廣東肆行攻擊背約動兵自起釁端固  
不能不加拒絕如或該酋頓喙嗆不親自回來專令嗜嗜  
斯與嘎吧同至滬上臣等亦必竭力圖維務期阻其進京  
即在上海互換條約方為妥當如其堅執己見難以理喻  
誠恐具奏不及該夷舟行甚速竟自不告而去實屬無從  
阻止况目下該夷既有此信天津為入京要路似不可不

豫為準備應否

飭下直隸總督臣慶祺等先期嚴密防範之處。出自

聖主鴻裁。正具摺聞。復奉

上諭。本月初九日。據桂良等。舉升送到和約稅則各件等因。欽此。此時臣等已將前奉

諭旨。傳知該夷。至該夷接奉後。如何情形。容俟探明。再行馳奏。

桂良等又奏。又據黃仲舍密稟。十六十五兩日。連接粵信。

據云。臘月二十八。及正月初間。喫人往四堡九十六鄉黃

竹歧等鄉村游行。地方官派員役同行。均極安靜。隨又有

喫軍約千名。到花縣肇慶府等處。並未生事。近聞又往順

德縣目下尚未回省。計兵勇若不挑釁。彼亦斷不尋闕滋擾。彼經此次游行。無所用其很。以後亦漸相安矣。現在新聞紙載由香港派火輪船一隻。前往新加坡迎接噶魯斯。新加坡水程到滬。不過十日。計往返總在一月之內。但據噶魯斯商云。新公使進京交還和約。意見已定。萬無挽回。各國商人。自和約定後。咸知噶公使得進京。無不欣舞相慶。以為體面。頌首亦徧告各外商。此次進京換約。小住數旬。即回。今若不得入京。無顏以對眾人。必將直用船隻。駛入天津。又費一番周章。且恐呂生枝節。或有變動。不可不慮也。據舍淺見。揣度彼等意見已定。牢不可破。頌首目下

尚留粵省。轉瞬噶公使一到。頓即返國。噶到後。或半月十日。即料理北行。彼船行迅速。不過五七日。即可到津。京中一切事宜。俱未預備。勢必至倉卒應付。顧此失彼。轉不若詳慮布置。思所以發付之也。噶奉囑與舍言。及於此。舍再四籌度。料噶人亦必有出此之勢。愚忠已竭。見及實在情形。不敢不先行稟白等語。臣等伏思此番噶斯來中國。恐其直赴天津。則臣等無由知悉。及探詢明確。再行具奏。已來不及。即該首到滬一轉。不與我議。直至天津。船行甚速。雖由六百里加緊奏

聞。亦趕不上。思雖再四。實無善策。其如何料理之處。伏候

諭旨遵行。

諭軍機大臣等。桂良等奏。現探夷情。據實密陳一摺。據稱黃仲俞  
呼唵囑。先後報到。願首於上年臘月到粵。果不回滬。尚在未定。  
伊弟噶嚕斯。遵三四十日。可到廣東。擬至上海一轉。即往天津。  
定欲進京。互換和約等語。覽奏實堪詫異。各夷和約。本議定在  
上海互換。是以投何桂清為欽差大臣。原冀桂良等。即在上海  
妥為辦理。乃遲之又久。於進京等事。尚未挽回。而噶首願唵  
駛回香港。另換伊弟噶嚕斯到滬。並欲直至天津。是該夷反覆  
無常。意存叵測。已可概見。僧格林沁。慶祺。現已赴津。該處防堵  
事宜。均已辦理周密。如該夷徑行列津。當由僧格林沁等酌量



辦理該首仍到上海。桂良等務須竭力開導。告以大皇帝派我等來此辦理稅則。並令廣東得欽差大臣關防。移交何桂清。所有和約。並另立專條。必須即在上海。由我等一手經理。若到天津。該處並無經手之人。無從辦理。且自上年各國船隻退出後。天津紳士。業已圍練整齊。不使輪船駛近。攔江沙。僅到津船隻。或受損傷。我等不能任咎。又或復開兵釁。則上年條約。必至全歸罷議。於各國通商事務。大有妨礙。如此剴切曉諭。總使該夷在滬換約。方為妥協。况消弭四事。另立專條。尚無成說。豈桂良等竟不動心。竟欲令該夷在京換約。置身事外耶。茲另發去諭旨一道。著以宣示該夷。俾知天津已有準備。不至遽行北駛。該

大臣等仍應設法挽回四事。另立專條。再行奏請互換。萬不准含糊了事。自干罪戾。

又

諭上年秋間。派桂良等前赴上海。與英法德三國商議稅則。迄今已逾數月。前聞廣東奸民。有偽造諭旨之事。致英法德等心懷疑慮。曾諭黃宗漢嚴拏懲辦。以示朕懷柔遠人。又安中外至意。並因廣東距京窵遠。一切通商事宜。往返入奏。恐延時日。特改派何桂清為欽差大臣。就近在上海辦理。俾外國惴惴。易於上達。不必遠至京師。前據該大臣等奏。英國等船隻。暫回香港。諒不日即當來滬。與該大臣等商換和約。著桂良等。若以上海移

設欽差之意。原為在彼議事起見。天津因前次各國輪船駛入。居民忿恨。現在城鄉百姓均已自辦團練。不令外國船隻復進。攔江涉。該國前來。致有損傷船隻。債因此復開兵端。是該國自乖和好。先行背約。不獨上年條約均歸罷議。即五口通商亦多窒礙矣。况專條未立。即到天津亦不能互換。桂良等現在上海。所有條約總須與專條同換。不能但換上年條約也。

又

諭本日據桂良等奏。夷首額爾噶於上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到粵。果否回滬尚在未定。其弟噶魯斯達三四十日可到廣東。擬至上海一轉。即往天津。定欲進京互換和約。意見甚堅。萬難挽回。

等語。天津海口一帶現已由傅格林嚴密設防。該夷酋如果堅執意見。必欲前赴天津。計數日之內即可趕到。亟應早為準備。著傅格林等迅速調齊各路官兵。在海口扼要嚴防。毋令片帆駛入。並激勵鄉團預為策應。以期聲勢聯絡。藉壯兵威。虞祺現在天津。有地方之責。如探該夷酋有來京確信。著即派委妥員。迎至瀾江沙外。詢以此來何事。至互換條約。及另立專條。前已說定上海。由欽差大臣桂良等交換。此間並無通事。及經手辦理此事之人。况上平天津自遭蹂躪後。官兵鄉勇一律重加整頓。僕任意聞人。恐多未便。不若及早仍回上海聽候辦理。兩有裨益。如此曲為開導。或可冀其回帆。不致滋事。生端。傅格

林沁等二面仍嚴密防範。早為設備。但不可遇事後皇。必須謀定後戰。確有把握。是為至要。桂良等摺片。若鈔給閱看。

桂良等人奏。現在嘔噀。陰是否仍回上海。殊難預定。臣等即當謹遵。

諭旨。設法照會。以期由全議撫大局。惟廣東紳民。雖然向稱足恃。據臣等近日所聞。似有未可盡信。夷務萬分棘手。該省官紳。惟撫臣柏貴。監督臣恆祺。尚能實心任事。與臣等公丈往來。藉資聞見。督臣黃宗漢。至今並無一字回覆。此時偽造之人。必須查拏懲辦。方與撫局有益。若虛應故事。不能實力奉行。恐該夷更得有所藉口。臣等因關係過重。既有

所見不敢不據實直陳。

硃批覽。

桂良等又奏。再。臣等前奏上海形勢一片。奉

硃批。何不詳細繪具圖說。朕始了然於胸。欽此。臣等謹遵

諭旨。即將上海洋涇濱水陸形勢繪圖帖說。恭呈

御覽。

硃批覽。

辛丑。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何桂清奏報。蘇省海運頭起漕船已開。至十  
激守風放洋。浙江漕船當亦陸續起運。惟昨據桂良等奏。吳首

商囑哈到粵。回滬與否。尚在未定。其弟哈斯到滬。一轉即赴天津等語。現在夷情叵測。若不至上海。與桂良等商議。徑赴天津。難免有意弄繁。天津海口。有僧格林沁等嚴密防堵。惟兵端一起。恐該夷擾我海運。必須豫為籌畫。以備不虞。著何桂清。徐有士。胡興仁。密飭押運委員。如探有夷船在天津海口滋事。即將各漕船。駛赴盛京之牛莊。及山東之蒲臺利津等處。暫為停泊。俟夷船退後。再赴入津收口。其業經放洋船隻。如能於夷船未經北駛以前。趕行前進。趕緊到津。尤為妥協。

又

諭現在天津海口。需兵防堵。著健銳營。挑備精壯官兵五百名。配

齊軍裝器械一聞飭調即須迅速到防毋許遲誤。

又

諭現在天津海口需兵防堵著內外火器營挑備精壯官兵一千名配齊軍裝器械一聞飭調即須迅速到防毋許遲誤。

又

諭現在天津海口需兵防堵著於八旗兩翼官兵內挑備精壯官兵共一千名配齊軍裝器械一聞飭調即須迅速到防毋許遲誤。

又

諭現在天津海口需兵防堵著巡捕營挑備精壯官兵五百名配



齊軍裝器械一聞鈴調即須迅速到隊毋許遲誤

壽辨夷格始末卷之三十四